

论玉山雅集与铁雅派的关系

谷春侠

【提要】元末顾瑛举办的玉山雅集对杨维禎主盟的铁雅派和古乐府运动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目前学界已达成共识。但从雅集的动机、顾瑛的诗学思想及与杨维禎交游等若干角度来看,顾瑛不仅是位风流好客的雅集主人,而且有着独立的人生理想和文学观念。顾瑛礼敬杨维禎但没有标立宗派意识,因此玉山雅集对铁雅派和古乐府运动的促成是客观结果而非主观意愿。

【关键词】顾瑛 玉山雅集 杨维禎 铁雅派 古乐府运动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52 (2010) 05-0106-06

元末有两个最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那就是以顾瑛为中心的玉山文人雅集和以杨维禎为领袖的铁雅派。顾瑛与杨维禎交游颇多,曾出资刻杨维禎古乐府诗集且被列入铁雅派名单,雅集的座上客有不少铁雅派成员,又曾几次以古乐府分题赋诗,因此玉山雅集被认为是凝聚铁雅派、促进古乐府运动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学人已经达成共识。但从顾瑛主办和文人参与雅集的动机、顾瑛的诗学思想、与杨维禎交游的时间和目的及对雅集作品的编辑等角度来看,顾瑛并没有标立宗派意识。顾瑛礼敬杨维禎但自身思想和行为是独立的,玉山雅集对铁雅派和古乐府运动的促成是客观结果而非主观意愿,这是目前学界所忽视的。

一、顾瑛主办雅集的动机是“惟诗是求”而非结社,文士会聚是因为顾瑛的存在而不是为了一个统一的文学目标

顾瑛乃清雅之士,出身高贵却无意功名,

一心步武兰亭雅集的风流文采,醉心交纳文士。顾瑛偏爱诗,郑元祐说他“嗜诗如饥渴”。^①谢应芳云其“常言性嗜诗,趣味胜梁肉。”^②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天下大乱,顾瑛在可诗斋宴上说:“每读周公东征、宣王、六月、江汉、常武,下迨两汉六朝,唐人诸诗,其有及于乱离者,窃有感焉。”^③其友昂吉有“主人才思如元白,日日题诗染彩毫”之语,^④可见顾瑛喜读诗,范围颇广而练笔甚勤。故其别墅玉山佳处特设“可诗斋”,延四方才士讲论其中。因为嗜诗,顾瑛主办雅集的动机非常纯粹。只要诗友们能来开怀畅饮,留下诗篇,他不惜破费且乐此不疲。正如吴克恭序中所述:“拗谦自牧,无矜色,无怠容,日以宾客从事,而惟诗是求。”^⑤

① (元)顾瑛编《玉山名胜集》卷上,《玉山草堂记》,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4页。

② (清)顾嗣立编《元诗选》,《祭顾玉山诗》,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247页。

③ 秦约:《分韵诗序》,《玉山名胜集》卷上,第132页。

④⑤ 《玉山名胜集》卷上,第35、15页。

顾瑛没有明确的结社意识。元代是诗社发展的成熟时期，玉山雅集常常被当事人和后人认为是诗社，如《玉山名胜外集》中有陆仁诗《漫兴呈玉山社长》，很明确，顾瑛被尊为“社长”。释良琦《岁暮有怀寄玉山并柬彦成子英》中云：“文章会友社，园墅忆君心。”^①可见释良琦把文会当作“社”来看。明王鏊《震泽集》卷2《赠顾镛》诗题下注云：“镛，顾仲英之孙。仲英，元季昆山巨家，与杨铁崖等为诗社，有《玉山草堂集》。”^②此注是不是王鏊加上去的且不论，能够确定的是注者认为顾瑛和杨维禎等人的活动属于诗社范畴。然而顾瑛本人似乎没有结社意识，在玉山雅集的几部总集中，他的诗有4次提到社：

《得如字》：米颠痴绝尤耽画，郑老穷愁却著书。炉篆宝香熏笃耨，砚泓春水滴蟾蜍。纸浮玉色供临榻，月吐虹光照卷舒。许结老年三绝社，须君好事写归与。^③

《过吴江纪行》：竹林有负山公约，莲社来从惠远邀。

《和韵（和释良琦）》：他日山中同结社，白莲池上坐秋阴。^④

《过鉴无像芳仲联书房》：莲社如能结，应须更着予。^⑤

第一则中的“郑老”指郑元祐，时年61岁。因为时局纷乱，道路梗阻，他已经将近两年没来。至正十二年十二月的这次集会以杜甫诗句“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平声字分韵赋诗，郑元祐得春字，顾瑛得如字。顾瑛所说的“三绝”指诗书画。郑元祐向以诗风清峻和左手楷书著称，画则未见记载，但从其后袁华《得天字》诗中，“画推郑顾同三绝，书闕钟王可并传”句可知，郑元祐其实也和顾瑛一样，三者兼善。因其年高，所以顾瑛云“老年三绝社”，但很明显，此“社”仅为席上一时笑谈之语，意在夸赞郑元祐的才华和实力。余下三则诗句中的“社”含义相同，都是指和释良琦、释景芳等结成讨论禅理的以宗教性质为主的社团，即慧远白莲社之类，非纯文

学社。

《明史》卷286载：“晋府引礼舍人浦源，字长源，无锡人也。慕鸿名，逾岭访之，造其门，二玄请诵所作，曰：‘吾家诗也。’鸿延之入社。”^⑥这是明代树立文学派别的诗社典型，不符合这家诗风的人不能入社。玉山雅集则不同，“非韵士胜友不辄延入也”，^⑦反过来说只要是“韵士胜友”，就没有被顾瑛拒交的可能。因此玉山佳处的座上客无奇不有，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高居庙堂者如奎章阁鉴书博士柯九思、翰林承旨张翥，地位卑微者如疡医刘起、卖墨生吴善，有文坛领袖杨维禎、郑元祐，也有许多没名气的诗人如张玉等，有铁雅派骨干陈基、郟韶、袁华、于立等，还有更多与铁雅派无关的诗人。总之只要能诗，到了玉山佳处，顾瑛一律热情款待，如于立云：“主人重意气，把手登高堂。”^⑧王濡之云：“粲烂绮席陈，惓欵主情厚”。^⑨顾瑛热衷于广纳文士，目的只为诗，而其精心编刊宴集唱和作品，还请画手绘图流传，目的也很单纯，即“异日开卷抚事，则今日山水之适、朋旧之胜如在眉目间，不能不为之兴感也”，^⑩满足个人意愿而已。如果说顾瑛尚有一些功利心，那就是想通过诗画流传，与后世共享雅会之乐——“后之览是图与是诗者，又能使人心畅神驰，如在当时会中”。^⑪从顾瑛个人动机来看，玉山雅集的举办与铁雅派并无关联。

文士与顾瑛交往和到访的动因总结起来有以下若干种：1. 应邀。如至正八年杨维禎到来

①（元）顾瑛编《玉山名胜外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46页。

②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玉山名胜集》卷下，第266页。

④ 以上二诗见《玉山纪游》，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86、504页。

⑤ 《玉山倡和》卷上，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89页。

⑥（清）张廷玉等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336页。

⑦ 高明：《后记》，《玉山名胜集》卷下，第168页。

⑧ 《赋当字》，《玉山名胜集》卷上，第115页。

⑨ 《得有字》，《玉山名胜集》卷上，第85页。

⑩ 顾瑛：《游锡山纪行诗并序》，《玉山纪游》，第491页。

⑪ 《玉山名胜集》卷上，第58页。

是因为顾瑛的盛情邀请，这也是其他人到访的最常见理由。2. 强至。如至正十年七月吴世显与释良琦、李立过界溪，诗来问讯，顾瑛命追至草堂痛饮。3. 道过。如锁住运漕粮回，谢节从海上执行军务回，高明、昂吉各以公事路过，王祯由京师来就乡试，路过昆山等。4. 道别。如至正十八年九月谢应芳欲迁居泗川里，前来道别，众人饮酒书画舫。5. 道阻。如至正十四年十二月秦约游吴中，因兵乱不能行，避于玉山佳处。6. 探问。如至正十七年二月葛天民听说顾瑛祝发，从湖州来探望他。7. 赠物。如至正十一年七月李瓚购鸚鵡砚，持赠顾瑛。至正十五年冬周砥携苏轼手帖至玉山佳处。8. 求诗。如至正十五年花允中来，求题所居孝思筠室。9. 顾瑛出访。如贾归儒、贾归治兄弟是因为顾瑛到他们居处玩赏才结交的。10. 翰墨神交。如黄文德，《草堂雅集》卷8有其诗《寄玉山草堂》，自题云：“予家汴中，侨居闽之昭武，甫官五溪。适洞云钱居士过我，得觐仲瑛挥玉，词翰兼美。虽未能识荆，有不能忘情者。赋二十八字附卷末。他日洞云归浙，当出此为顾君一笑，且以期后会云。”^① 黄文德因仰慕顾瑛而寄诗，二人还不相识。从以上可见文人因各种原因参与到雅集中来。他们之间产生联系、构成群体显然是因为顾瑛的存在，并没有统一的文学目标。由此可以推知，尽管雅集文人中不乏铁雅派成员，但他们不是为形成派别而聚于顾瑛这里的。

二、从诗学主张看，顾瑛没有推崇铁雅派的意思

顾瑛的诗学主张没有系统的论述，留下的文字也很少，不过从他和诗友们的作品中可以了解到的主要有两点：一是自娱自适，二是崇雅复古。后者尤与杨维禎的理论相通，但又不相同。

顾瑛《得梧字》诗有云：“岂无歌钟乐，乃尔文字娱。逍遥以终夕，聊复遂吾初。”^② 可见他把诗歌当作陶冶性情、自我愉悦的工具。诗友们的作品也反映了顾瑛这种诗学观，卢昭

《得茅字》中说顾瑛“唤婢从头咏，呼儿信手抄。兴观只自感，非是解吾嘲”。^③ 秦约《得诗字》云：“性情陶写孰解及，莫讶虎头金粟痴。”^④ 陈基《桃源小隐记》说他“意有所适则发为诗词”。^⑤

宽容洒脱的文学自娱观念决定了玉山雅集的创作随兴所至，没有特别的限制。从《玉山名胜集》、《玉山名胜外集》、《玉山倡和》等总集来看，其作品体裁上以诗为主，长短杂体，靡所不有。各种诗体形式——四言、杂言、骚体、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五排、七排、乐府、歌行、联句、竹枝体都被雅集文人使用过。内容随意，不必非得迎合主人的意思。风格上虽然以“宗唐得古”为主，但也不排斥其他宗尚。姚文奂《得汝字》云：“众宾各雅兴，辞适忘尔汝。”周砥《得瑟字》云：“下笔无壅窒”，“陶写情性余”。^⑥ 郑元祐《得春字》云：“醉里都忘诗格峻，灯前但爱酒杯频。”陈基云：“匡庐道士来会稽，嬉笑怒骂皆成诗。”^⑦ 就道出了他们创作时的自由适意状态。所以即使大家在酒宴上一见倾心，谈笑风生，他们的文学观念和审美趣尚却没有、也不强求达成一致，因此玉山雅集的创作没有自觉向铁雅体靠拢。

“崇雅复古”也是顾瑛的诗学主张。顾瑛自作的可诗斋春题“正声存大雅，古调有遗音”，立意就在于此。顾瑛在宴席上常作欢愉之辞，抒发一己情怀，而他对比兴讽喻之诗也充满热情并积极实践。聂鏞评顾瑛诗云：“千古再赓周大雅，五言能继汉遗音。”卢熊云：“大雅复谁继，斯人良独工。”王祯在《可诗斋记》中引顾瑛为知己：“自风雅颂之体坏……三百篇之旨，圣人所以惩劝而兴起者，于是亦

① (元)顾瑛编《玉山名胜集》卷下，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02页。

② 《玉山名胜集》卷下，第185页。

③④ 《玉山名胜集》卷上，第138、138页。

⑤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50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32页。

⑥ 以上二诗见《玉山名胜集》卷上，第48、135页。

⑦ 以上二诗见《玉山名胜集》卷下，第265、308页。

因以泯然矣……呜呼！是岂可以易言乎？是故圣人之徒，盖三千焉。夫子以为可与言诗者，惟子贡子夏而已，则诗之不易言，岂不信然乎？……仲瑛博学好古，尤潜心于诗，故予推本三百篇之大要，相与商榷之。”^① 陆麒、曹亨有《杂兴十首》，顾瑛和诗末云：“读元祥、长通倡和《杂兴十首》，皆得诗人比刺之义，非抽黄配白之语可拟。予复作杂言，以续其后云。”^② 顾瑛在诗歌风格方面的宗尚与大德、延祐以来诗坛的主流思想“宗唐得古”相同，“即古体宗汉魏两晋、近体宗唐”。^③ 其诗带有这样的特点，“慕靖节之为人，居处好修，行义好洁，故其诗清绝冲淡，得之靖节者为多”。^④ 又有些作品“清丽芊绵，出入于温岐李贺间，亦复自饶高韵”。^⑤ 除了陶渊明，顾瑛颇嗜杜诗，卢熊曾说他“时时志忧国，仿佛杜陵翁”。^⑥ 玉山雅集分韵赋诗的诗句大多采自杜诗。因此对于杨维禎“上法汉、魏，而出入于少陵、二李之间”，^⑦ 不失比兴之意的古乐府创作，顾瑛非常欣赏和赞同，这集中体现在他的《铁崖古乐府后序》中：

会稽杨先生赋有《雨则遗音》，诗有《乐府余声》，则（赋）已板行于肆，而诗则未出也。人之传诵者往往多律体，未见其为乐府之余声，而余窃疑之。先生至吴，获睹其诗之全集。始知铺张盛德者，可以配《雅》、《颂》。举刺遗俗者可以配《国风》，感激往事者，可以配骚、操之辞。今人所工，取法于沈、宋以后律之为体者，皆削之不留。而人之乐传颂者，正其所削、便于世好者耳。吁，作古诗而欲传于今时，抑亦难矣哉！故余窃诵先生之诗而感之者。考亭朱子尝悼诗之卑下，欲取古经史所载韵语及汉魏古诗，类为一编，以附于《三百篇》、《楚骚辞》之后。若先生之诗，自《琴操》而下及诸乐府之作，其不可尾于骚人之后乎？故予谨录吴复所编本凡三百余首，以锲诸梓，与有志古诗者共之。庶几感发古之六义，由是而之《风》、《骚》之教不难也。卷末律诗虽先生所弃，而世之学者所深脍炙者也。故余复

取世俗所传本，录五言及七言，又凡若干首云。^⑧

从序中可知顾瑛私下对杨维禎的古乐府期待已久。当时律诗风行，人们对古诗不那么感兴趣，所以杨维禎的律诗流传多，古乐府流传少，不容易看到，付梓之后便可与爱好古诗者共享。可以想象，此集出版必然使古乐府的影响力在短期内迅速膨胀，顾瑛对古乐府运动的贡献不可低估。但从序中又可看出顾瑛的思想仍然是独立的。杨维禎改革诗坛风气的意志非常明确和坚定，对律诗的看法甚至有些过激，他在《蕉窗律选序》中说：“诗至律，诗家之一厄也。”^⑨ 释安《铁崖先生拗律序》亦云：“先生尝谓律诗不古，不作可也。”^⑩ 从顾瑛序中还可知，杨维禎为了突出集中的古诗，尽量删弃律诗，虽然这些是世人乐于传颂的。然而顾瑛却不一味追从，他对杨维禎的古乐府充满赞誉，也心明杨“今人所工，取法于沈、宋以后律之为体者，皆削之不留”，却亲自手选被普遍认可、符合六义之旨的律诗附在古乐府后，这种对古近体诗歌兼收并蓄的做法表现出作为诗人和诗学批评者的开放观念和独立品格。因此玉山雅集虽然也创作古乐府和其他古体诗，如至正十年七月袁华、顾瑛、于立、释良琦等在芝云堂以《车马客行》、《山人劝酒》、《短歌行》等分题，某年顾瑛、于立和陆仁曾以《乌夜啼》、《前有一樽酒》、《白纻曲》分题送朱长元赴胶州同知，更多的仍然是律诗。

① 聂鏞、卢熊诗和王祜记俱见《玉山名胜集》卷上，第131、131、127页。

② 《玉山倡和》卷下，第607页。

③ 邓绍基主编《元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5页。

④ 周砥：《后序》，《玉山名胜集》卷上，第136页。

⑤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玉山瑛稿》，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 《玉山名胜集》卷上，第131页。

⑦ 张雨：《铁崖先生古乐府序》，《全元文》第34册，第351页。

⑧ 《铁崖古乐府》附，《四部丛刊初编》本。

⑨ 《全元文》第41册，第250页。

⑩ 《东维子集》卷7附，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三、从顾瑛与杨维禎的交游来看 玉山雅集与铁雅派的关系

其一，杨维禎和顾瑛的密切往来基本集中在至正八年，此后相聚不多。至正八年他们的交游有：二月十二日顾瑛曾约他出游，因天公不作美未成功，但有诗。十九日的集会还有姚文奂、郟韶、李立、张渥、顾晋、于立、顾元臣，共九人，张渥作画，杨维禎作《雅集志》，被称为众集之冠。二十一日顾瑛请他和姚文奂、郟韶、于立、张渥乘百花舫出游。三月三日与顾瑛、杨遵、陈贞在书画舫饮椰子酒，作联句。三月四日与李廷璧和顾瑛“蚊”字韵诗。三月十日与顾瑛、张雨游石湖，作《花游曲》。六月二十四日与高智、于立、张师贤、袁华、陆仁宴集浣花馆。七月在玉山草堂作《西湖竹枝集序》。此后二年多无集会记载，直至至正十年十二月杨维禎才自淞江来，与顾瑛、曹睿、于立四人宴饮芝云堂，而次日杨维禎就和曹睿同往杭州，赴杭州四务提举任。至正十一年五月顾瑛到杭州与杨维禎同祭张雨，越明日泛舟西湖，置酒张乐，分韵赋诗。之后的七八年相聚更少，至正十九年十二月顾瑛到杭州赏梅，返途过云间，曾与杨维禎见面，分题梅花之约。在这前后，他们在谢节围棋墅有一次欢宴。玉山雅集的繁荣期是至正八年到十二年，从以上交游情况可见，杨维禎只是在最初的一年里与顾瑛交游较多，因此他对玉山雅集的影响是有限的。

其二，顾瑛对杨维禎虽非常敬重，但雅集还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来设计和举办的。顾瑛对杨维禎充满敬意，《草堂雅集》小传云：“予家藏法书、名画，多所品题，其奇语天出，人推之为仙才云。”^①在《草堂雅集》小传中常以杨维禎之言来称赞诗友，如郟韶，“其作诗作赋不习近世，必欲追踪唐人之盛。杨铁崖先生以为与北州李才相上下。骏马新凿蹄，骀駉未可知也。”^②卫仁近，“从杨铁崖游，常以才子称之。”^③袁华，“幼有隗才，尤善作诗，铁崖先生爱其俊敏。”^④释子贤，“禅定之外肆志作诗，最为铁崖杨公所称赏云。”^⑤杨维禎《游昆山联句

诗并序》云顾瑛请他游昆山，僧应求诗，他首作，“诸客各和诗。又复联句，用‘江’字窄韵，推余首唱，诸客以次分韵，余又迭尾韵。成若干句毕，顾君录诗请序，且将刻石壁左方。”^⑥从杨文中可见顾瑛礼敬之意。

但是顾瑛盛情邀请杨维禎来，有他自己的想法。一方面是仰慕杨维禎的才学，欲向其讨教，另一方面是想通过礼待杨维禎扩大玉山雅集的影响，吸引更多的文士。杨维禎在《玉山草堂雅集序》中点明了顾瑛的这种意图：“盖仲瑛之慕义好贤，以示始于余。示始于余，而海内之士有贤于余者至矣。故其取友日益众，计文墨所聚日益多。此《草堂雅集》之出于家而布于外也。”^⑦确如顾瑛之愿，至正八年二月杨维禎等主宾九人在玉山佳处极尽欢宴后，张渥仿《西园雅集图》作画，引起轰动，传为美谈。正如杨维禎《雅集志》所说，“斯图一出，为一时名流所慕艳”。玉山佳处从此迎来了更多的嘉宾，如释良琦，虽是方外之人，却一心追慕二月集会的情调，欲与之一比高下。三月初和郟韶同来，有诗并序云：“至正戊子二月十九日，杨侯铁崖宴于顾君玉山，赋咏叠笔，淮海张渥为图，传者无不叹羨。余后半月与吴兴郟九成至玉山，顾君张乐置酒，清歌雅论，人言不减杨侯雅集时。”^⑧由此可见杨维禎的名人效应，而顾瑛正是巧妙利用这一点，为玉山雅集做了有力的广告宣传。

其三，顾瑛是按照个人意愿来处理雅集作品的。元代科举不畅，民间私试评比之风大行，如杨维禎《聚桂文集序》载：“嘉禾濮君乐闲为聚桂文会于家塾，东南之士以文卷赴其会者凡五百余人，所取三十人……予与豫章李君一初实主评裁，而葛君藏之、鲍君仲孚又相讨议于其后。”^⑨但顾瑛无意给文人和作品排名，即使杨

①③ 《草堂雅集》卷后2，第197、965页。

② 《草堂雅集》卷12，第909页。

④ 《草堂雅集》卷15，第1091页。

⑤ 《草堂雅集》卷16，第1159页。

⑥ 《玉山纪游》，第465~466页。

⑦⑧ 《全元文》第41册，第245、226页。

⑨ 《玉山名胜集》卷上，第50~51页。

维祜在场，也没有请他点评座客之诗，评定名次和设立奖赏。

顾瑛编刻的《草堂雅集》虽请杨维祜作序，却是由他自己去取选定的。杨维祜《玉山草堂雅集序》云集中之诗“工拙浅深，自有定品，观者有不待余之评裁也。其或护短凭愚，持以多上人者，仲瑛自家权度，又辄能是非而去取之，此次其有可观者焉。”^①今刘世珩《玉海堂影元刊本《草堂雅集》作者次序如下：卷1柯九思，后1陈旅、李孝光，后1张翥，后2黄潘，卷2杨维祜，卷3张天英，卷4郑元祐、吴克恭、陈方，卷5张雨，卷6至卷13是陆德源、张舜咨、熊梦祥、赵奕、倪瓒、潘纯等仕宦不显和释道诗人。这首先说明，顾瑛在编次时充分考虑了诗人的社会地位和文坛影响力，重要的人物排在前面，其次顾瑛又有元好问《中州集》“以诗存人”的意识，地位不显的人，如能得其诗，无论多寡，一样刊刻，即杨维祜序所云“揽之者无论其人之贵贱释宿，及老释之异门，总其条贯，若金石之相宣也，盐梅之相济也，盖必有得于雅集者矣。”因为顾瑛坚持自己的编辑原则，所以《草堂雅集》才成为元代有重要文献价值的诗歌总集之

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虽以《草堂雅集》为名，实简录其人平生之作。元季诗家，此数十人括其大凡。数十人之诗，此十余卷具其梗概。一代精华，略备于是。视月泉吟社惟赋田园杂兴一题，惟限五七言律一体者，赅备多矣。”又赞其所撰诗人小传云：“各据其实，不虚标榜，犹前辈笃实之遗也。”^②

综上所述，顾瑛不仅是一位沉浸在诗酒中的风流好客的雅集主人，还有着独立的人生理想和文学观念，并恪守自身原则，按己意行事。顾瑛的个性和作为决定了玉山雅集与铁雅派的复杂关系，即玉山雅集对铁雅派和古乐府运动的促成作用不可忽视，而这种结果是在顾瑛的个人意愿之外的。

本文作者：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8届文学
博士

责任编辑：马光

① 《全元文》第41册，第245页。

②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ushan Literary Salon and Tiewa Group

Gu Chunxia

Abstract: In the late Yuan Dynasty, Yushan literary salon hosted by Gu Ying produced a considerable impact on Tiewa Group and Gu Yuefu Movement presided by Yang Weizhen, as has reached academic consensus. 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otive of Yushan literary salon, the poetics of Gu Ying, Yang Weizhen's making friends and so on, we can conclude that Gu Ying is not only a gracefully cordial host, but also has independent viewpoints of life and literary thoughts. Gu Ying reveres Yang Weizhen greatly, but has no intention to establish a literary faction, therefore the influence of Yushan literary salon on Tiewa Group is an objective result rather than subjective desire of Gu Ying.

Key words: Gu Ying; Yushan literary salon; Yang Weizhen; Tiewa Group; Gu Yuefu Movement